





古香齋鑒賞細珍史記卷一百二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 韋昭堵音楮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  應劭曰哀

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

並謂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集解 蘇林曰雇錢

此也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隱 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訾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  
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百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  
七人秩比六百石也官表云

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案隱案卑下也欲  
令卑下其志無甚

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  
時事語無說古遠也

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  
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求  
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案

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正義掌虎圈百官表  
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案張晏曰  
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

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案晉灼曰音牒案隱漢  
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

其敝徒文具耳案隱案謂空具  
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

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集解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乘輅傳者皆下不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如令罰金四兩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

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集解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

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集解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使慎夫人鼓瑟上

曰走音奏趨也集解案走猶向也自倚瑟而歌集解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

瑟聲相依倚也集解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櫛

集解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斯陳蔡漆其間集解徐

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斯絮以漆著其間也集解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斯音側略反蔡音女居反案斯

陳蔡以漆著其間也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鄰集解張晏曰錮鑄也帝北

云南山集解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柶柳

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鄴山發北山石柶乃

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柶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

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柶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使其中無可

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



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

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

路口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

在故城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集解如淳曰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

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

小顏云公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謂不私也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

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

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案以法

斷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且罪等集解如淳曰俱死罪也盜

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集解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

案禮運云汗尊而抔飲鄭氏云抔音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抔者博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陛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椁恐傷迫切先帝故也

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集解徐廣曰一作開

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

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集解景帝為太子時與梁

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韞解

集解上萬越反下閑買反

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韞

集解結音

如字又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

辱張廷尉使跪結韞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韞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

身不仕

集解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中郎署長

集解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事文帝至孝聞

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



文帝輦過帝乘輦過即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

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徹行行頭

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集解如淳曰良善也

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

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殊死案志林云馮

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

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閒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案

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各屬河西安定殺北地

都尉昂正義北地郡今寧州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者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闡也門中樞曰闡寡人制之闡以外者將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案謂

軍中立市市有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遺選車千三百乘案六

選車之案隱如淳云鼓音構案六百金之士十

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案隱

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案隱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也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案隱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

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案隱幾案隱其後會趙

王遷立其母倡也案隱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

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案隱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

令顏聚代之案隱聚音似喻反漢案隱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集解駟案漢書日向

郡故城在勝州榆案隱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集解

林縣東北三十里案隱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集解

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

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案隱椎音直案隱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

卒盡家人子案隱案謂庶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

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

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案隱案尺籍者謂書其斬

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



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上功莫府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

古字一言不相應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集解駟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詣帝尊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集解服虔曰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集解徐廣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

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

齊收功

魏尚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二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三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正義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洛州

即鄆本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

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



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

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顏師古云中涓

如淳曰主通書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小顏

謁出入命也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

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集解

曰以其恭敬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履度故難之次子慶皆以馴行

孝謹集解徐廣曰一作仁正義顏師古云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

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

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譙音才笑反譙讓責

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

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

也又音婢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

如也集解晉灼曰訢許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

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



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

罪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

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北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集解文穎曰郎五日

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入子舍案劉

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

浣滌集解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溷垣

又自洗滌則竇則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窳

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

也窳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窳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

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窳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

為侯窳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案親謂父也中裙

近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

非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

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集解徐廣曰陵一作鄰

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茂陵邑中里也茂陵

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

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嘗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  
 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  
 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集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  
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  
 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矣正義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  
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  
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  
 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

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集解駟案趙

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

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

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集解服虔曰不能

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

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

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

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

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

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

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

案隱難音乃彈反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大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

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

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

隱按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

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集解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

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

行集解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音誰何猶



借訪也一日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  
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  
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綰音移  
亦易音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  
謹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  
實無他腸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  
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

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案隱栗姬之族也

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

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

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故桃城在渭州州城縣東三十里劉所封朝奏事如職所奏案隱

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

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

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



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

疑同字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

同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

大中大夫案小顏云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案小顏云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

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

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

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

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兗州縣也以醫

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

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常衣敝補衣溺袴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

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案其解二亦各有理

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

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

古今通纂卷之三十一 列傳 七



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期為不潔案隱謂心中常期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其期為不潔清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清清淨期猶常也以是得幸言為不潔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

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案隱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秘也仁常在旁至

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顏師

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

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案隱駟案史記音義曰歐於友

孟康音安邱侯說之庶子也案隱徐廣曰張說起於方

隱說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集解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

音悅別錄云中子學號曰刑名者備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

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刑名家也名

實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

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

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

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

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

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集解徐



字多作訕音同耳古字假借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此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不疑學老子所臨官

名稱稱爲長而周文處謂案隱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

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謂爲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

也周文處謂者謂爲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

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汚君子譏之是也正義

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

賂遺然無受此爲處謂故君子譏此二人爲其近於佞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三

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制

言俱嗣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

芳躅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案隱案下又字少卿其先齊田氏

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案隱本燕人樂

姓巨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喜前記反諸趙

公名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喜前記反諸趙

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集解徐廣曰七年

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

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

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

當蟲出

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

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

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集解徐廣曰九年十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

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

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

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

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

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

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

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

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

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

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

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

古香齋史記 卷一百四 列傳 二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  
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  
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  
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  
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  
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  
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  
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  
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  
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  
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王財物所藏也  
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  
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魯  
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魯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  
坐暴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



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

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集解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

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

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

都尉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馬翊京兆尹是為三輔

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百官表云武帝元符五年初

不法數歲坐太子事正義謂時左丞相自將兵集解徐

丞相也屈釐時為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

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

山國集解徐廣曰陘城縣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

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

有聲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

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集解將車

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集解言卜日而自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扶風西界



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

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

也駱谷間在雍州之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剗道也安以為武

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案隱易音以政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

安留代

人為求盜亭父

集解郭璞曰亭卒也

正義安留武功

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

正義百官表云十里

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

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正義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

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

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有丞尉也

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

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

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

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

正義衛

從此兩

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

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

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

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



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德徐廣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以田仁為丞相正義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



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  
 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茲吏是時河南河內太  
 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集解案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  
 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汗也仁已  
 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  
 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

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集解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  
 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  
 之以為任安為佯邪集解徐廣曰佯或作詳也  
 不發兵不傳事何也索隱傳音附任安答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  
 我其鮮好者索隱鮮音仙謂太子書上聞武帝曰是  
 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



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古香齋醫史記卷一百四

古香齋醫史記卷一百五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 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



盧醫勃海郡鄭人也集解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案勃海無鄭縣徐說

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案隱劉氏云守客館

正義長音舍客長桑君過也案隱隱者蓋神人扁鵲獨奇

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

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問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案隱案舊說云上池水

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

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二十日視見垣

一方人案隱方猶邊也言能隔墻以此視病盡見五藏

瘕音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

脈橫瘕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

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

邪來見沈細水特以診脈為名耳案隱診鄒氏音文忍

馬彪云為醫或在齊案隱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名扁

鵲當晉昭公時案隱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

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案隱案韓子云十日大夫皆懼於是

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

也正義下云色廢脈亂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

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案隱案二子皆秦大夫



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音釋言

我適來有所受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

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

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晉定

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范魁地名未詳

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而亦不能有也董

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

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陝州城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

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虢太子死案傳

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案傳

元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

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

郭之太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正義喜音

子也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中庶子曰太子何病國



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

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

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厥隱蹙音

名云蹙氣從下蹙起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

曰收乎曰未也集解駟案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

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

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音

又音跌與附二音治病不以湯液醴灑禮下音

應劭云黃帝時將也鑿石橋引案杭毒熨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

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一撥見

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難云

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音東注反正議八十一難云

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

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邱虛胃之原出於

衡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

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

也按此五藏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搢荒集解

六府之輸也女角反搢荒膏荒也爪幕正義以爪決湔浣正義上子

反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

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

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

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黃帝素問云待切脈



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知病之逆順也楊元操云切按也

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

病好呻吟者腎病也寫形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不欲見

府家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

其陽正義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

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

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

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

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張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暎舌搖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

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

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

國寡臣幸甚謂號君自謙已足有先生則活無

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

臆上音皮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

流噓唏不能自止也音山長潛者謂長垂淚也忽忽承映音挾映即

於曉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

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八十一難云脈

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瀯而短此謂陽中

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



滑而長此謂陰中伏**纏緣**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絡

陽也胃水穀之海也**中經維絡**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

此義也**別下於三焦膀胱**難云八十一經脈十一難云三焦者水

脈也**焦在**心下下高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

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九升九合也言經絡**是以陽脈下遂**難云徐廣

下於三焦及膀胱也**會氣閉而不通**難云徐廣

爭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難云徐廣

之色已廢難云徐廣**破陰絕陽**

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素問云支者順節蘭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

也良工取之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

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拙者

一藏為下工解二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

陽明也五會為百會胸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

會聽會氣會臍會也**之熨以八減之齊和養之以更**彭反

熨兩脇下案言五分熨者謂熨之令温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太

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集解傳元曰據自晉獻公時先是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案傳元曰是時齊無桓侯

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腠音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

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

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

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集解病厭患多也言而醫之所

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

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

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

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

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

子齊魯曰也 卷一 首五 死傳 六



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瘰醫瘰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

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

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地志云括

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樹灌國秦

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

夏后氏之樹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

公之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

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八十一難云

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

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

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

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

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緹音啼乃

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集解徐廣曰一作贖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

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集解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



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集解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

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

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

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

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

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

集解駟案奇音羈咳音該正義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

躄有陰躄有衡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脈用兵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二十六卷許慎云脈軍中約也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威即驗

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二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

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



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集解駟案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上

七如反下之後八日嘔膿正義女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

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

濁集解徐廣而靜集解徐廣此內關之病也正義八十

遠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脈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

時者正義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

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

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

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王叔和脈經云脈長

病於筋肝代則絡脈有過正義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

之和也

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

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

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

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

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

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

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經主病和者其

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

知其後五日而癢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

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集解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

日盡也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

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

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

古香齋身言 卷一百五 小傳



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齶腫盡泄而死熱上則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

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

索隱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 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集解徐廣曰一躁而經也此絡陽病

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

脈盛者為重陽索隱重音直隴反 重陽者邊心主集解徐廣曰

邊也謂病盛心者猶刺其心索隱邊依字讀正義八十一

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元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 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即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斃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索隱上音勇下音訕所諫 令人不得前後溲

索隱溲音所留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

飲正義於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集解徐廣



曰右一作有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謂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

藏應故曰湧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正義唯惟弔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莒密州縣

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也馬

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

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

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

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

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集

徐廣曰一作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

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義隱痺病也音直脬音普

交反字或作胞義隱痺音單旱也脬亦難於大小溲溺

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

病得之流汗出涸義隱涸音巡涸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

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



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正義沉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

之而大緊者正義緊音吉恐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

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

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脈隱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

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

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

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

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肺脈

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

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

名平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

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口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炎鑱

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炎

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

炎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

寒熱所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

明正義素問下陽明胃絡也各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



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痙瘦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

犬狗魚鳥不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

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集解徐廣曰合也是脾氣也正義卒音葱忽

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

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

合氣於膀胱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緊音見瘕氣也以

三焦內主勞結忍反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如淳云音徒端

反素問云左脈口曰

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

搏一代之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集解徐廣曰

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名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集解駟案迴音洞言洞徹人四肢下云

迴風者飲食下噎集解駟案音而輒出不留法曰五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脈來滑是乃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

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



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集解徐廣曰一作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澆音上咸反

澆音上咸反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灼音常灼反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集解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命婦名也眾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集解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陰脈臣

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

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

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

之動也正義鄒厥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

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集解徐廣曰濟一作齊王案是王之好母也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

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

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集解言尋即已止也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



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  
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  
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  
能為所是案法新集解徐廣曰所一作取案隱往年市  
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案隱案當今之四千七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  
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  
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案隱  
赴又音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  
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

齩齒邱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齧之缺朽也

臣意灸其左

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

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隱乳音人喻反乳生也

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葭藶

葭藶名二音浪

撮以酒飲之旋乳

案隱旋乳者言迴旋

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

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案隱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闔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扇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闔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集解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

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正義亡本反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拊音附

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正義俛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義濡濕也欲溺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集解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方石集解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謂以燠

音七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

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

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

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音凡衆醫皆以為寒執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集解徐廣曰蟻音饒

義人腹中短虫瘕瘕為病腹大上膚黃蠹循之戚戚然臣意飲

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

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集解駟案音鬱篤不發化為蠹臣



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

髮集解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循音巡案謂手

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是

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螭首言髮如螭螭事蓋近也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嗑輒後之集解徐廣曰如風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

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

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

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

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決

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案隱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麻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集解徐廣曰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

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

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音必亦

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為重困於俞集解徐廣曰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集解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卽位十一  
 年卒諡孝王  
 衆醫皆以爲  
 蹙臣意診脈  
 以爲痺根在  
 右脅下大如  
 覆杯令人喘  
 逆氣不能食  
 臣意卽以火  
 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卽令  
 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  
 病得之內診  
 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  
 其病所在臣  
 意嘗診安陽  
 武都里成開  
 方自言以爲  
 不病臣意謂  
 之病苦沓風  
反風病之名也  
 三歲四支不  
 能自用使人  
 瘖瘖瘖者失  
 音也讀如音  
 又作厝厝者  
 置也言使人  
 運置其手足  
 也瘖卽死今  
 聞其四支不  
 能用瘖而未  
 死也病得之  
 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  
 知成開方病  
 者診之其脈  
 法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  
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  
 肺反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  
 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公之師元里公乘陽

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疝在鬲下上連

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勞力事則必

嘔血死處後蹴踖集解徐廣曰一作踖要履寒

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日日日夕死集解徐廣曰

日也言明日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

得番陽以言陽脈之名曰番陽者番陽入虛裏處且日

死一番一絡者集解徐廣曰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

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



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數音色住反謂術術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  
 驗診疾入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  
 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  
 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  
 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  
 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  
 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集解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

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  
 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

恐吏以除拘臣意也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以名籍屬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索隱數音

術數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



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董音講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胃易質集解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謂好能傳得古方也臣意即往謁之



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集解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

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

愛公所案隱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

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

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

處案隱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

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

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

其方案隱案中謂中年時也中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情不肯案隱情音七見

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集解徐廣曰當胥猶言須也

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般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般善光又

屬意於般曰意好數案隱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案隱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集解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

五藏之脈案隱謂診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集解徐廣曰一作齧學

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案隱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

名之日案隱式當論俞案隱式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



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  
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  
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正義**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  
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  
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  
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  
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一  
寸徑二寸半長五丈八尺四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  
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分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  
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此經從胃至  
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至腸而數之此經從胃至  
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  
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  
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八  
又云肝神六童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八  
毛盛精汁三台主藏神心織也所識織微也其神九太  
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身其從官三千



六百八寸又為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  
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  
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  
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  
言其氣李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神和君名曰玉堂宮  
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八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  
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  
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  
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  
汁三合膽取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  
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八人也胃重二斤  
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經五寸盛  
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  
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  
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  
斗四升水六升三台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  
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長  
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因以名之其神二  
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  
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

九合膀胱橫也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  
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  
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至胃長一  
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  
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  
云主地氣也喉嚥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  
喉嚥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  
呼吸之道路喉嚥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凡  
門重十二兩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  
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缸也言其處似車缸故曰缸門  
即廣腸之門又名贍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  
五六合三丈一手中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丈  
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胃中長三尺五寸三合六丈八尺  
五六三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寸  
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六三丈八尺也足  
三陰之脈從足至胃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也  
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胃中  
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



尺五寸二七二丈四尺二五五尺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  
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五尺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  
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  
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  
任兩躡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  
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脈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  
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  
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瀦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  
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  
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行無息  
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  
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為  
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  
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  
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  
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  
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

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  
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  
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矣脾氣通於  
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  
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  
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  
天言占號嗣尸履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効驗多  
狀式具  
于篇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五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吳王濞列傳卷四十六

案隱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  
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  
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  
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  
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案隱案濞濞字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集解徐廣曰仲



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

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謂獨行從他道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

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

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

破布軍斬西會甄甄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

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是十

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音撫告曰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

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

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

世不賓服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

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

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

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

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

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



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

入見索隱姚氏案楚漢春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

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

吳王愠曰正義愠於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

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

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

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集解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日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溲不得行使

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

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

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

祥集解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案此語亦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案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

卒踐更輒與平賈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案隱

也

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案隱



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讐之也正義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絲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改為謫乃戍邊一歲

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集解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訟音容言其相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言四十餘年者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其眾鼯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

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鼯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集解服虔曰服舍在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



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

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

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

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集解韋昭曰故為齊分於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

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案隱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

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

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

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

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案隱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

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

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正義張革

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

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

案隱劉氏瞿音九具反說文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

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

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



以起也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集解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

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集解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

景王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之子

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

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

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

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集解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

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

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



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集解徐廣曰荆王劉賈都

吳吳王移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

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集解徐廣曰吳芮之元

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

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

訊治以僂辱之為故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

亂天下正義註音掛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教傲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

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

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

身從諸王越直集解駟案音值長沙者案隱謂其因王子定長

沙以北集解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案隱

子以定長西走蜀漢中正義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

沙以北也其民因王子率而鎮定長沙以北告越集解如淳曰告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越東越也又告東越

面擊之三王謂淮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

晉關正義今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案隱搏音專謂入蕭關正義



今名隴山關在  
原州平涼縣界

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  
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  
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  
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  
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  
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  
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  
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

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

法

集解服虔曰封  
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

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  
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  
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大  
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  
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  
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  
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



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  
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  
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  
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  
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係隱適音直削奪之  
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

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  
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  
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

令盎為太常以吳王子德侯為宗正名通其

示奉宗廟之指意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父名廣駟按漢書曰吳王廟宗正輔親戚以親戚之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

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

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上音乘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

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

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饜道彼吳

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

絕吳饜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

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

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

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

口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

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

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

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



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邱不得用周邱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溲薄之弗任周邱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邱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邱一夜得二萬人

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

地理志云城陽

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

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溲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集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溲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  
其邱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  
集解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  
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  
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  
所置正義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  
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

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  
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  
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集解徐廣曰楚相張尚諫乃王而死按羽尚弟也  
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  
會下邑集解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戰  
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  
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  
越正義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東  
越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集解卓昭曰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

吳王集解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案縱音七江反謂

之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

名爲盛其頭馳傳以聞集解駟案吳地記曰吳王濞葬

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案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

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

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彙飲

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

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集解徐廣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

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

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殖醢之

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

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

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

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

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



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集解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

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駟案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

侯省音所幸反隱省音所景反省者能薄賦斂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集解謂與太子

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

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局驕矜攜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六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 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案地理志

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 正義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正義百官表云詹事

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  
 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寶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  
 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駟案律諸侯春朝天子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  
 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  
 室也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  
 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集解駟  
 日寶嬰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乃言袁盎樂  
 字王孫

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

過輒令裁取為用集解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寶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

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

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

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閒音開處音昌女反而不朝相提

而論集解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提音弟是自明揚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集解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

人又火各反索隱螫音釋謂怒也漢書則妻子母類矣

作爽爽即螫也正義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

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集解服虔曰劉舍也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

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

為丞相顏云沾音他兼反澹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蚡音扶粉反又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

卿時人相號長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

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案謂蚡益貴幸為太

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集解應劭曰黃帝使孔

篇書槃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

賢之集解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曰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

年集解徐廣曰孝景後三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

侯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  
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  
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  
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  
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  
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

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除

關門之以禮為服制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以

興太平舉適諸寶適音直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

曰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

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案昭

也寶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栢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



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

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

也音核生貴甚疏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多長集解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

相正義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

疏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

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

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瀦

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

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之腹心親戚也

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案痛甚也欲令士

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當是時丞相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集解駙案漢書百官表曰少上怒曰君何不遂取

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集解徐廣曰王

山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燒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集解徐廣曰為田園



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

每集解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

方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招士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

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

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為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案漢書音義曰灌孟年

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

歸奮曰集解張晏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

吳將麾下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

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

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

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



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集解音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集解搏音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集解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髮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捫音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集解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



孺過魏其侯集解案漢書會仲孺有服案服謂

故應璩書曰仲孺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

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

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

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

曰夫以服請宜往集解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案

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

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

未敢嘗食武安鄂集解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

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丞相案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丞相不起夫從坐

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

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

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

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

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

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

頃田曰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



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集解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

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

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案隱案蚡娶燕王

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

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

郟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集解如

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

餘半膝席集解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灌夫不悅起行

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

貴人也屬之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

酒次至臨汝侯集解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案漢

是改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乃效女兒咭囁耳語集解韋昭曰咭囁附耳小語聲

女曹兒曹輩也猶云兒女輩咭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

東西宮衛尉集解案漢書音義曰李今眾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

顏云言今既毀程令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案隱案小

李何地自安處也死亡也漢書作亢何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糜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糜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集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

其家集解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集解如郭曰東

朝太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

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

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

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集解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

地知分野所在也辟俛兩宮間集解徐廣曰辟芳細反

與帝吉凶之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集解張晏曰占太后



大功集解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贊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案包愷正義鋪被反披音疋彼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

趣效轅下駒集解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贊局趣纖小之貌正義應劭云駒馬加著轅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案晉灼云藉踏也集解謂帝不如石人得長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案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案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嬰景帝從舅案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為首鼠兩端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治一老禿翁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集解指賣嬰也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

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

門辭舌自殺

案說文云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讐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穎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

空也正義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孝景時魏其常

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

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

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集解如行主諸侯官也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

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

正義天子崩曰大行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

家丞封曰以家臣印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

棄市五年十月

集解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案隱

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

正義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痲痺音肥又音扶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



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集解張晏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隱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故其春武安侯病

正義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

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

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

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

夏正月至專呼服謝罪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使巫視

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集解

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

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元朔

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義

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褕

短入宮不敬集解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案襜褕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集解徐廣曰武安侯為太

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案魏其

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

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賈嬰田蚡勢利相維戚依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碎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

二公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七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集解徐廣曰在汝潁之間

志云縣名屬陳留

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城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

城安縣亦屬梁

未知孰是也

於騶田生所

案謂安國學韓子及事梁孝王為中

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



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

界案隱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

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主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案解徐廣曰景帝

公主正義如淳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

忠而太后曾弗省也案隱首音仙井夫前日吳楚齊趙

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

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謂關中也又云而諸侯擾亂一

京師在天下之中

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

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

責望梁王案隱案謂苛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案

徐廣曰侘一作紆也案侘音丑亞反誇區也案中以

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

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

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

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

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案隱抵音丁禮反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

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案謂不

治音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

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

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

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

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

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

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

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

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

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

以一言過廢王臨江集解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

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



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

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案陰悅漢書作

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

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

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

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

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

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

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聞越東越

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

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

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

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

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

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案

案晉灼云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

屬於漢為人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集解許慎曰衝風之末

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



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集解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

壹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

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

餘萬騎入武州塞集解徐廣曰在鴈門索隱崔浩云當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集解駟案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

六博之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司馬續漢書大

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李奇云太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正義臣贊云材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

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釋名云輜則也於是單

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

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為漢所賣正義幾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

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



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裊取辱耳集解徐廣曰裊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集解駟案漢書音義顧望軍法語也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

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到也皆天下名士案到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到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集解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



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  
擊匈奴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集解駟案龍音龍將軍  
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  
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  
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  
將軍屯於漁陽正義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  
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  
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  
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

國徙安國益東屯石北平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  
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其首愧幸  
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  
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集解徐廣曰一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云廉正忠厚  
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  
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八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九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案小顏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

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案如淳云非用善騎射殺首



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謂為郎而補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

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

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

廣將軍印還賞不行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

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國官名公孫姓昆邪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

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廣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

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

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

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

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陣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

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自便便音不擊

刁斗以自衛集解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飯

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錡以銅

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鐃即鈴也埋蒼云鐃溫器

有柄斗似鈹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案小顏云凡將

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案許慎淮南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  
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  
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  
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

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案徐廣

日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

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

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

穎陰侯孫案孫灌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案百

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



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集解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

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

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集解徐廣曰一作没羽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

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

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

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

集解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謂終

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

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

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

首虜率以功為侯者集解如淳云中猶充也而廣軍無



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  
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  
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  
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  
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  
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  
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  
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  
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  
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

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  
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  
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案  
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元狩二年中  
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案案以九品而論  
在下之中當第八  
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  
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  
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案隱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  
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  
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  
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  
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  
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集解徐廣曰主爵趙

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

屯行集解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

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

得當單于案隱案廣言白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

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集解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案隱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

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

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集解令廣如其文



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

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食其音異基案趙軍亡導

或失道謂無人導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

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絕度也遇前將軍

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

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言委曲而行迴折

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嫣或音偃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

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墻音人編反又音乃煨反

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

三丈也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

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當下吏治蔡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

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案隱小顏云令其父

恨而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

死案隱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死集解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

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

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

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集解徐廣曰屬張掖

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十四里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

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

山集解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

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

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

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

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



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  
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  
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  
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  
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悛音  
七旬反漢  
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  
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

索隱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  
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

辭能有所感而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忠  
索隱述贊曰援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  
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  
將天下  
無雙



古香齋文集

卷一百九

列傳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九



